

市长父亲

文艺界什么宝贝没有？
有人居然弄到了省长家的电话号码，
抄给老商。

李春平◆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

纪委故事

倪文古一直认为自己的提拔没有任何的背景，

乘龙快婿

离职赋闲 纪委故事

辞官记

离职赋闲 纪委故事 乘龙快婿 秘书 公务员 直来实干 辞官记

离职赋闲 纪委故事 乘龙快婿 秘书 公务员 直来实干 辞官记

I247.57
L134-2

市长父亲的

李春平◆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离职赋闲 纪委故事 乘龙快婿 7 豁嘴公务员 直抓实干 铎官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市长的父亲 / 李春平等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6. 3

(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)

ISBN 7-5404-3732-4

I. 市... II. 李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25388号

市长的父亲

李春平 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责任编辑 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2.625

字数: 305,000 印数: 1-10,000

ISBN 7-5404-3732-4

1.2268 定价: 25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001 市长的父亲

李春平

李大伯厌恶这种欺上压下的政客,自从儿子当领导之后,他对儿子的要求就是要他做个好官。如果官是骗来的,即使当了省长又有什么用呢……

047 离职赋闲

于 卓

在过去的岁月里,罗思德与冯部长的关系一直吃紧,原因是那一年在分新处长楼时,他们在排名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红过脸……

075 辞官记

南 翔

都说这年头,等价购置原则也可移易到官场,什么长可以用多少黑金置换。天可怜见,他可是连市长、副市长家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,怎么会被他们相中去当局长的……

120 纪委故事

力 歌

倪文古一直认为自己的提拔没有任何的背景,而几天后他与张立权、罗辰宇及工会主席参加集团的领导干部会议,他才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能够平步青云……

173 歌舞世界

陈世旭

文艺界什么宝贝没有？有人居然弄到了省长家的电话号码，抄给老商。从此，歌舞团停电、停水、自行车被盗……他都给省长去电话……

224 乘龙快婿

冯炬明

关于他作为梁厅长的乘龙快婿厅里就有不少说法，特别是和他有抵牾有过节的人，不断将这些当作攻击他的流弹射到李子清的身边……

269 豁嘴公务员

津子围

宋文凯明白了，他想了想说，人事的事还由你分管，我说的意思不是我什么都管，只是要你的工作对我负责就行了……

295 真抓实干

赵金禾

杨光也笑了，不是哈哈笑，是微笑。也像是独笑，不是附和杨局长的笑，不是配合杨局长的笑，不是响应杨局长的笑，是看清了一切的笑……

356 代 价

罗伟章

江局也知道这一点，虽然知道，他也不敢乱来，如果让他老婆知道了他和林佩君的关系，局长的交椅随时可能被人抽走……

市长的父亲

李春平

1

001

市长的父亲

自从儿子当了市长，李大伯打麻将的手气就开始背了。他像倒了霉运一样，有时通宵不和牌。他技艺高超，但却没战胜他极背的手气。他不知道是儿子官气太旺，压住了他的手气，还是刘老汉他们手气太好了，打背了他的手气。打牌对于李大伯来讲，打的不是钱，而是乐趣。桌上当然也有现金往来，但钱只是象征，是一个快乐和休闲的道具。一张好牌就是一副笑脸，就是一副好心情，就是满面红光。而一副好牌就会打得心花怒放，打得蓬荜生辉，打得他嘴里的两颗大牙夸张地外露着。李大伯一旦和了牌，屋子里便是他那别具一格的笑，呵呵，呵呵。他通常不会大声放纵，而是发出那种有节奏的舒缓的气流。

李大伯的心一直都挂在儿子身上。以前，儿子李维邦在外省当常务副市长，远天远地的。一年只能在春节回来看他一次，带着儿媳妇和孙子回老家团圆，狠狠地热闹几天。儿子通

常是大年三十风尘仆仆地回家，正月初四或初五，儿子又带着他们风尘仆仆地上路了。一年五天的热闹，换来的是三百六十天的寂寞。儿子多次提出要把老人接到他那里去，跟他们一起过。可李大伯不喜欢李维邦任职的那个地方。他去过。他嫌他们那里说话难听。嫌那里风沙太大。嫌孙子太吵。嫌没有熟人聊天。嫌没人陪他打麻将。嫌跟儿子过是另一种孤独。李大伯在儿子那里耐着性子住了一个月，瘦了五斤肉，然后吵着闹着回来了。

李大伯一回家就长肉了，他喜欢大明县城这个生他养他的小地方。这里有人陪他玩耍，有人陪他打麻将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。可离开儿子想儿子，李大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儿子的思念中度过的。即使在打牌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走神了，心思跑到儿子那去了，或者是跑到孙子的脸蛋上去了。李大伯手气好，甚至牌出错了也能歪打正着，错都错得恰到好处。刘老汉就服他这一点。李大伯经常用他的技术和手气把其他三人的口袋掏空，有时还欠着几十块钱。赌场上的账从来就没算清过，欠钱有时给，有时不给，李大伯也不计较。他向来为人厚道，把别人口袋掏空时还很仁义，临走时还给他们每人十块钱的车马费。李大伯说：“打个车回去。明天继续来输啊！”刘老汉就气得瞪大眼睛看着他，一副意欲报仇雪恨的样子。没办法，李大伯手气旺，手气旺的人就敢说大话，说出来故意气你。

李大伯的手气由旺转衰是在前不久的一次牌局上。正在忙乎的时候，突然手机响了，是儿子李维邦打来的。李维邦说：“爸爸，我调回本市当市长了。这是用我的手机给你打的，你把号码存下来，以后就用这个电话跟我联系。”李大伯就停下手中的麻将，专注地保存儿子的手机号码。刘老汉问，谁的电话？李大伯只说是儿子的，他没说儿子回本地当市长了。他喜欢把这种秘密藏匿在心里，一个人偷偷摸摸地独自享受。就怪这个电话，李大伯把要碰的一对九万忘记了碰。这很要命，结

果导致了刘老汉自摸的严重后果。潘老汉还有一个暗杠，暗杠也是要算钱的。李大伯从此一蹶不振，风光不再了。几个月过去，李大伯都没打过几盘好牌。以前是李大伯把别人口袋掏空，现在是别人把他口袋掏空。每回别人从他家里满载而去的时候，李大伯就换了一种口气，说：“明天还来赢啊！”第二天，几个老头又来赢他的。李大伯退休工资的存量就越来越少。

听说儿子调回来当市长的那天起，李大伯就天天盼着儿子回家。尽管每天都在打麻将，可每天都在盼望。他卧室的墙上挂着他们一年一次的全家福，那些照片上，开头几张，有李大伯，老伴儿，儿子李维邦和儿媳妇黄小米。后来多了一个孙子。后来又少了老伴。后来就一直维持在四个人的水平。照片上的人是越来越大，小孩是越来越高，老人是越来越老。李大伯没事了就看看它们，觉得那是挂在墙上的家庭发展史。照片上的李维邦当初是大学生，后来是公务员，再到科长，再到副县长，再到县长，再到县委书记，再到副市长，而今整整四十岁，就是金安市市长了。李大伯看到儿子的官越当越大，有时感觉是在做梦。他不明白是如今的官太好当了，还是儿子官运太好了，总之他就是步步高升，升到了市长的位子上。

李大伯盼不到儿子回来，可他的生活习惯改变了，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之后的本市新闻节目，那里面总会看到儿子的影子。电视里的儿子非常风光，走路时他走在前面，后面的人跟着他。开会时他坐在前面，下面的人看着他。下乡时他走在中间，周围的人拥着他。李大伯看着电视就想笑，什么时候儿子这么有出息了？真成市长了？这个人高马大、被人前呼后拥的家伙就是我儿子李维邦吗？就是小时候一边流着鼻涕，一边掏着鸡鸡玩的那个维邦？就是老跟小朋友打架，从不认输的那个调皮？就是大人吃饭时，他就钻在桌子底下数脚的那个顽童吗？李大伯一边回想一边感叹。

看电视成了李大伯跟儿子见面的另一种方式。唯一不好的

是，李大伯能看到儿子，儿子却看不到他。他便在看到儿子之后给他打个电话去，可儿子说，“爸，我正忙着。等会再打好吗？”于是，等会再打。等多久李大伯不知道，他想过半小时差不多了吧。于是半小时之后又打，儿子又说：“爸爸，我在开会呢。”李大伯又只好把电话挂了。李大伯想，儿子什么时候才有空呢？他想就在白天打吧。李大伯就把时间锁定在中午一点多，正是当地的休息时间。谁知电话不通，儿子关机了。过了两天，李大伯又看到儿子在电视上露面，他又给儿子打个电话，儿子说：“爸爸，我又在开会呢。等会好吗？”李大伯啪地把电话挂了。

李大伯真是生气了。他郁闷。你这当市长的儿子，天天有那么多会要开，有那么多话对别人说，就不能跟老子说几句话吗？其实李大伯不想别的，他就是想听听儿子跟他说几句话，听听儿子的声音。儿子回来了，不图他经常回家看他，只想跟他多说几句话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。可儿子偏偏就是忙着，好像从来就没闲过。他甚至还替儿子想，有时间工作，那么有时间睡觉吗，有时间照顾老婆孩子吗？李大伯不知是生儿子的气，还是生自己的气，心里有了解不开的结，一连几天不给儿子打电话了。他想，他不给儿子打电话，儿子会打给他的。可儿子并没给他打。李大伯在跟儿子暗暗地较劲。不打就不打！李大伯原本没有手机，也用不着手机的，是儿子专门给他买的，也是专门用来接他的电话的。现在倒好，调回来当市长了，儿子离家近了，父亲反而离儿子远了。只是儿媳妇黄小米经常打打电话，问问他的身体状况。李大伯把黄小米一直叫女儿，心里也是把她当女儿看待的。只有刘老汉他们知道，李大伯是没有女儿的，就一个独子。李大伯说女儿来电话了，就是儿媳妇来电话了。

李大伯尽管跟儿子较劲着，但他还是开心的。儿子回来当市长之后，刘老汉他们来打麻将，总要提起李维邦。说你儿子

2

昨晚又在电视上露面了，在检查什么工作。李大伯就嘿嘿一笑。牌友们都羡慕他有个市长儿子。而且李大伯感觉出来，平时的街坊邻居和朋友们，对他更敬重了，老远见他就要打招呼。他几乎每天面对的都是一张张和颜悦色的笑脸。这让李大伯感到很满足，也很自在。但李大伯从来不主动提到儿子。别人提到李维邦市长的时候，李大伯便说：“呵呵，这小子，把老子忘记了。”

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，李大伯和他的老搭档正玩得起劲时，儿子突然进门了，还带着秘书和司机，后面跟着本县的张县长。几个老汉都知道李维邦是市长，一见市长回来了，麻将也推倒了，连忙起身相迎。李维邦挥挥手说：“你们继续打，继续打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劝刘老汉他们坐下。他的手按住刘老汉的肩膀说：“刘伯伯，你还是这样硬朗呀！”刘老汉说是是是。李维邦就掏出烟，给他们每人递一支。刘老汉一激动，就把烟拿反了，黄色过滤嘴点起了明火，慌忙扔下蹭灭，李维邦又给他换一支。潘老汉悄悄地取笑刘老汉：你就不能少激情一点？

李维邦招呼张县长和秘书坐下，自己去给客人倒水。张县长见李维邦起身了，有点慌张，一把拉住他的手说，“李市长，我来吧。”秘书见他们在抢着干活，突然意识到这是他分内的事，便急了，一下跳起来，说：“县长和市长都请坐，这事儿该我做。”李大伯也没心思打牌了，让其他几位牌友先等等，他离开座位，说：“你们都是客，都是客，我来才对。”

刘老汉考虑到市长回家一次不容易，觉得自己碍事，示意其他二位散场。李维邦连忙坐到父亲的座位上，说，“刘伯伯你们别走。我陪你们打。”刘老汉想想坐下了，说：“你是市长，我敢赢你的钱吗？”李维邦说：“刘伯伯潘伯伯都是看着我长大

的。你们不能叫我市长，叫我维邦吧。我还记得，小时候捉迷藏，我们在刘伯伯那张老床下面钻来钻去的，有次打翻了你家的夜壶。”刘老汉呵呵直笑，说：“岂止是打翻了夜壶？臭了好几天！”李维邦说：“什么时候我有空了，专门拜访你老人家，好多年没见到伯娘了。”刘老汉一边码牌一边感动地说：“维邦啊，有你这句话，比我麻将自摸都开心。”

李维邦是真心感激这几位老伯的。母亲去世十多年了，父亲五年前退休在家，长期一个人生活，正是刘老汉他们这些老朋友，陪伴着父亲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寂寞时光。难得遇到他们在一起，所以他要请他们吃顿饭。李维邦让陈秘书到饭店订一桌菜，让他们送来，在家里吃。李维邦的秘书是副处级秘书，再干几年也就是下面的县长、县委书记或市级部门的领导了，虽说现在的身份是市长秘书，张县长也得把他当贵客。张县长说，陈秘书你别管，这事我去安排。李维邦说，这怎么行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不能你去的，还是陈秘书去吧。于是陈秘书拔腿就跑了。

一个小时后，饭店里订的菜就陆陆续续送来了。老头们下了麻将桌，上了饭桌，气氛转入了热闹。老汉们都满面红光。重要的不是菜肴，而是独霸一方的市长县长，本市最大的官和本县最大的官都陪着他们。张县长他们只听说过名字，偶尔在县里的电视台露面的，可他们都退休了，不问政事，所以他们只是感到张县长面熟。在本县，县长自然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。而今坐在同桌吃饭，这让老头们感到体面，感到新鲜，也感到紧张。好在他们跟李大伯都是朋友，市长是李大伯的儿子，是他们看着长大的，这就多少减轻了一点压力，不至于手脚没地方放。喝酒的时候，李维邦向大家互相介绍了一下，然后对刘老汉他们说：“你们将来有什么事，对县里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，就找张县长。他就管着这一块。”张县长马上把话题接过来，说：“你们都是老职工，老干部，欢迎你们多为县

里的建设献计献策呀。”刘老汉他们既没点头，也没摇头，只是笑。他们没有多大的见识，但也不是山窝窝里的农民，这类官话他们听得多了，所以并不在意，更不用当真了。

李维邦在家呆到傍晚就要走。李大伯的眉头一下子就拧紧了，说：“你既然回来了，就不能住一夜再走？”

李维邦说：“爸爸，我一直想回来看你，实在是没时间呀。今天的这几个小时，也是挤出来的。是从这里路过，顺便回来看看你。”

李大伯把笑挂在脸上，凝固了。原以为儿子是专门回来看他的，结果还是顺便。当市长了，看老子也只能顺便了。李维邦小时候很胖，母亲抱不动，从小就是父亲带着他睡。李维邦在外省上大学，毕业后又一直在外省工作，母亲去世后，李维邦有次回家，睡觉之前，父亲突然看着他一动不动，父亲想说什么话，但又说不出来。李维邦看着父亲的目光有些难受，他问：“爸爸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是不是希望我调回来？”父亲摇摇头。李维邦说：“那你想说什么？”父亲竟然有些害羞地说：“我想，我想你陪我睡。”这时李维邦是县委书记，他听清了，父亲是想让他陪陪，想看他睡觉后的样子。李维邦说这个太简单了，你不嫌我打扰你就行。从此以后，李维邦每次回家，都要陪父亲睡觉的，这几乎是父亲对他回家之后的唯一要求。春节期间，李维邦带着老婆孩子回家，也要陪父亲睡一夜。有时，李大伯也觉得过意不去，儿子这么大了，大得胡子拉碴了，当领导了，自己有一家人了，回家还要跟父亲挤一床，好像抢占了儿媳妇的好处，便对儿子说，你还是跟他们住一起吧。李维邦说，“哪里睡都是一样，我别的方面孝敬不了你，就只能陪你睡一夜。”这对李大伯来说，睡觉便是个大事，儿子哪怕离他再远，回家陪他睡一觉，他就觉得儿子是他的，血脉是相通的，儿子不仅仅是国家的人，也是他的人。那感觉就是不一样。不过这天李大伯失望了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还指望你

今晚陪我睡呢。看来不行了。”

李维邦说：“下次回来一定好好陪你睡。”

张县长他们听着父子俩的对话，觉得很怪。张县长说：“李市长，那你就别走吧。”

李维邦说：“这怎么行？日程是安排定了的。不能变。”

不能变。李大伯听着这话心就凉了，不能挽留儿子了。李维邦看看手表，站起来，秘书和司机就知道他要走了，于是就跟着站起来。之后他们就出门了，之后就进了小区的院子里。李维邦的车停在那里。司机先进去，然后张县长为李维邦打开车门，李维邦就钻进了车里，然后向后面的父亲挥挥手，车就缓缓地走了。

像往常一样，儿子走时，李大伯注定要落几滴眼泪。刘老汉站在旁边说，儿子大了，就不是自己的了。越是有出息，越不是自己的。

李大伯回头看看刘老汉，觉得他居然说出了真理。李大伯说：“还想摸几把？”刘老汉说：“不打了吧，我们陪陪你。坐一会再走。”

四个老头就回屋子了。一进屋李大伯就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，“是李市长家吗？”李大伯说：“是的。”对方说：“请他接电话可以吗？他手机不通，我找他有急事汇报。”李大伯说：“他刚走。”对方说：“请问你是谁？”李大伯说：“我是他老子！”

3

自从李维邦回家之后，李大伯就发现周围跟他打招呼的人多起来了。大明县城不大，平时李大伯买菜购物什么的，遇到熟人很多，都是一笑而过，要打招呼也打不过来。可李维邦走后的第二天，李大伯走在路上，总有人跟他打招呼，“李大伯，听说你儿子回来了？”有的则是另一番口气：“李市长回来了，

走了吗？”李大伯觉得很玄乎的，儿子悄无声息地回来，悄无声息地离开，怎么就跟新闻联播似的，有这么多人知道？在这些打招呼的人中，甚至有的人他根本不认识，都是县委政府里的机关干部，李大伯不认识他们，可他们是怎么认识李大伯的？李大伯自己也搞不清楚。李大伯发现，有人悄悄对他指指点点的，那意思是在说，这老头就是李市长的父亲。李大伯就想笑，觉得自己突然被人关注起来了。

李大伯做了一辈子小职员。统战部，政协，人大，这些边缘部门工作他都干过，全是一些没实权的地方，后来在人大一直干到退休。他的一生，几乎没有体味过权力的滋味。唯一的一次，有年检查春耕生产，从各部门抽人，人大去了三个，他带队，被派到了最边远的一个乡里，他就当了五天小组长。认真检查了五天，发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的问题，如实向县政府反映了，不仅没得到处理，却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。因为这个乡的乡长是县委副书记的小舅子，见了李大伯就跟仇敌一样，那脸色就像刀子一样锋利。这位乡长官运亨通，一步步被提拔，后来居然被县委推荐到外县当副县长去了。李大伯厌恶这种欺上压下的政客，自从儿子当领导之后，他对儿子的要求就是要他做个好官。如果官是骗来的，即使当了省长又有什么用呢？顶多只能说明，你当的官越大，害的人越多。李维邦说，爸爸，你放心，你的儿子绝不会做贪官，也不会做昏官。李大伯就很满意地笑了。儿子从小性格刚强，他相信儿子是不错的。其实李大伯也想不到，自己一生都这么平庸，却能养出这么个有出息的儿子来。

李大伯一生都默默无闻，他的在职与退休都没什么大的区别。无论他是走在机关，还是走在街头，是没有多少人会热情地走上来跟他打招呼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一年难握一次手，于是他常常自己握自己的手，两手互相握着，抱在胸前。这之间没有友情，只是一个习惯动作。现在好了，握手的频率

陡然提高了。熟悉的，陌生的，粗糙的，细腻的，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向他握来。有时躺在沙发上打盹，闭上眼睛，他竟梦幻般地看到一双双手伸过来，手的主人全是一副热情洋溢的生动表情。李大伯坐起来，就盯着自己的巴掌琢磨，什么时候我也风光起来了？

李大伯还是一如既往地打牌，手气还是那样背，只是打牌的频率比以往低了，也很少熬夜了。一个显著的变化是，刘老汉他们对他也不像以前那样随便了。以前是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这一切都像在自己家里。现在他们对李大伯多了些礼貌和敬重，时时注意分寸了，客客气气的，打牌时也有意让着他。这让李大伯反而有了距离感。几十年的朋友了，犯得着这样？

有天约好第二天打牌，刘老汉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了李大伯家。李大伯说：“今天来这么早干什么？”刘老汉说：“给你说事，请你帮忙。”李大伯说：“我帮忙？我能给你帮忙？”刘老汉说：“是的。”李大伯说：“如果能帮忙，我当然会尽力而为了。那你说说吧。”刘老汉说：“就是我孙女刘雪梅安排工作的事。”

刘雪梅是刘老汉的长孙女，李大伯是知道的，已经大学毕业三年了，至今工作没有着落。女孩想到上海去打工，可家里坚决不同意，哪怕永远养活她，也不愿意让她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。在这三年间，县城里确实有不少大学生回来，有门路的人早就工作了，就连有的中专毕业生也安排了，没门路的就在家等候，谁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安排。可长期这样也不是回事。刘老汉比李大伯大六岁，马上满七十岁了，家中无忧，就为孙女的事情着急。今天他专门找李大伯，就是想请他在张县长那里说说。

刘老汉说完这事，就从身上掏出三千块钱出来，说是给李大伯的。李大伯看着钱只乐，说：“拿钱干什么？”

刘老汉说：“你要去打点关系呀。如今办事，哪有不花钱的？”

李大伯没办过什么事,他也不知道行情。他问:“都要收钱?”

刘老汉说:“实话告诉你吧,人事局长那里,我们都送了一万多了。县长、县委书记那里,我们都托人跑过了,还是没结果。我请你去说,张县长他们是会给你这个面子的。那天我看见了,你家维邦上车时,是张县长给他开的车门。市长是你的儿子,市长老子去说话,他县长能不给你面子?”

李大伯看着刘老汉那焦急的面孔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同在一个县城,同样是大学毕业生,李维邦就能步步高升,官至市长,而刘雪梅毕业三年连工作都没有。李大伯把钱往刘老汉面前一推,说:“好,老哥,我就把我这张老脸豁出去试试。管用了就皆大欢喜,不管用你别责怪我无能。”

刘老汉激将他说:“钱你一定收下。你不收钱,那就等于拒绝我了。”

李大伯是在第二天晚上找到张县长的。为此李大伯还做了一些准备,穿着上恢复到了国家干部的模样,西装革履的,还系上了领带,西装里面的衬衣里装了三千块钱。别看李大伯年纪大了些,他有块有形,穿西装是很合适的。他觉得找县长办事是件非常慎重的事情,当然要表现得正规一些。

张县长家在市里,平时就在办公室里住。李大伯提前没有预约,很贸然地来到了张县长办公室门前。第一次敲门,指头快碰上门板了,手又缩了回来。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些唐突。可既然来了,就不能不见面,不能不办事。于是就鼓足勇气敲了两下。张县长很不高兴地把门拉开了,一看是他,连忙说:“李大伯,怎么是你?快进来快进来!”

李大伯就进去了,心里还有点微微的发虚。张县长的屋子里还坐着一个人,是县委庞书记,好像正在谈工作。张县长就

对庞书记说：“你不认识吧，这是李市长的父亲。”庞书记赶快起身跟他握手，那热情的模样像是两百年前的朋友。领导们的热情，迅速缓解了李大伯的紧张，他也就大大方方地入座了。张县长给李大伯递上烟茶，说，“大伯找我有什么事吧？你尽管说，没什么不好说的。正好庞书记在这里。”

李大伯就把刘雪梅的情况说了。李大伯的叙述不大严密，但思路还是清楚的，目的也非常明确，就是要请他们给刘雪梅安排工作。李大伯说完，庞书记问了一句：“你们是什么关系？”李大伯说：“远房的亲戚。”庞书记就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她自己想到什么部门？”李大伯说：“这孩子内向，踏实。就做公务员吧，随便在县委政府哪个部门都可以的。”庞书记先说了一堆原则性的话，也讲了这事的难度，然后说：“李大伯，你说的事我们记住了，会迅速解决的。”

张县长看了看庞书记，说：“你看怎么办？放你手下，还是放我手下？政府办公室倒是可以的，还差一个文档秘书。”

庞书记说：“那就放你那儿。明天我跟人事局打个招呼，叫他们快点办。”

李大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在半小时时间里，刘雪梅三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竟迎刃而解了。听县长和书记说话的口气，根本不像是在给谁安排工作，如同买了个家具回来，要确定放在什么地方一样简单。李大伯临走的时候，张县长还给他送了一条大中华香烟。李大伯死活不要，说给你们添麻烦，还要拿你烟，这不是本末倒置了？张县长说，“大伯你这话就见外了，小辈应该的，你就把我们当你的侄子好了。今后，你有什么事，尽管说。找我也可以，找庞书记也可以。”

盛情难却，李大伯就只好把香烟收下，起身告辞。张县长和庞书记两人把他送出门。在政府大楼的过道里，庞书记说：“大伯，你一人回去我们不放心，送送你吧。”便由张县长亲自开车，两人把他送回去了，还在他家坐了一会儿。庞书记问他